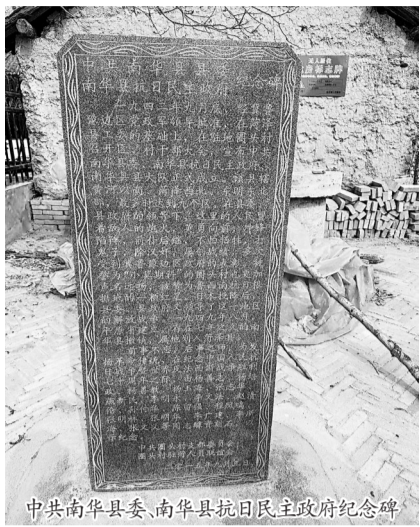


英雄树下 薪火满乡

——牡丹区高庄镇红色遗迹寻访



高庄镇革命纪念馆



中共南华县委、南华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碑



圈头村革命历史陈列展



高庄镇革命纪念馆餐厅一角

行走在牡丹区高庄镇的道路上,不必刻意寻觅,总能与一段红色往事不期而遇。圈头村的老槐树虬枝苍劲,菜窖旧址藏着岁月秘密,烈士陵园里松柏常青……一处处静默的遗迹,如同散落在乡野间的历史书签,夹着鲁西南烽火岁月的沧桑,载着革命先辈的赤诚,在时光里静静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。

高庄的红色根脉,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扎下的。1937年,“七七事变”的炮火打破了中原大地的宁静,共产党员汲丕显、何建之临危受命,从省城返回家乡菏泽。汲丕显是高庄镇菜园村人,他怀着保家卫国的初心,奔走乡间,点燃了抗日救亡的星火。1938年冬,中共菏泽县工作委员会在九间楼成立,汲丕显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;次年3月,菏泽(西北)县委正式组建,他依旧坚守岗位,带领着革命志士,在白色恐怖中顽强斗争、砥砺前行。

1939年夏,遵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引,菏泽(西北)县委秘密转移到菏泽西北的高庄镇

圈头村。这个看似普通的村落,自此成了鲁西南革命的核心阵地。1942年9月,冀鲁豫军区发起菏泽战役,捷报传来,1800余名敌军被歼灭,一片纵横东西20余公里、南北60余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就此开辟。月末,中共南华县委、南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圈头村宣告成立。这个被誉为“抗日模范村”的小村庄,成了红色政权的“心脏”。下辖9个区、750多个村庄,20余万名革命群众在此凝聚,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长城,成为连接冀鲁豫与华东、华中根据地的“红色走廊”。

圈头村的每一寸土地,都藏着革命的故事。村口那棵老槐树,是村民口中的“英雄树”,历经两次战火焚烧,却一次次抽枝发芽,浴火重生。战争年代,它是武工队的天然瞭望哨,风吹枝叶动,便是情报传递的暗号。南华县委的工作人员,常围坐在槐树下,借着树荫掩护,商议革命大计。

不远处的菜窖大学旧址,镌刻着一段不朽的红色传奇。1939年,日寇践踏践踏菏泽,革命活动转入地下。菏泽(西北)县委便在这狭小的

菜窖里,开办党员骨干训练班。对外以“复习功课、准备升学”为掩护,汲丕显、何建之等革命先辈亲自授课,抗日纲领、革命理念在昏暗的菜窖里传递。两期培训,培养出大批革命骨干。这方小小的菜窖,成了孕育革命力量的“红色学府”。此外,杨同福烈士故居、杨华故居等旧址,也记录着革命先辈们潜伏敌后、浴血奋战、支援前线的动人过往。“白手夺枪”的果敢,舍生取义的赤诚,在乡间代代相传。

为了告慰长眠的英烈,1965年,高庄镇烈士陵园正式成立,历经两次修缮提升,如今庄严肃穆。陵园坐落于镇镇东1公里处,松柏苍翠,静谧安详。烈士塔上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的鎏金大字熠熠生辉,纪念碑上镌刻着141位烈士的英名,148座墓碑整齐排列。英烈们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30岁,最年轻的仅17岁。他们把青春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,换来了山河无恙、人间安康。

如今,这些红色遗迹早已不是冰冷的旧址,而是有温度、有故事的精神坐标。这座烈士陵园

先后获评市、区党史教育基地,红色宣讲、缅怀祭扫活动常年开展。圈头村的革命旧址,也成了人们回望历史、感悟初心的好去处。

一砖一瓦皆岁月,一草一木含深情。高庄镇的红色遗迹,带着烽火年代的热血与坚守,在曹州大地上绵延不息,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,成为菏泽最动人的历史印记。文/图 记者 郭阳阳

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吃国粮」

在鲁西南中年一代人的记忆里,“吃国粮”曾是令人难忘也最让人眼热的词语。短短三个字,藏着一代人的身份荣光与时代印记。如今这个词已淡出日常,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,它是人们对非农业人口最通俗、最羡慕的称呼,是城乡二元结构下鲜活的语言注脚。

1958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,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框架。此后,我国在此框架下逐步形成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明确划分。一道无形的界限横亘在城乡之间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粮食是最核心的生存资源。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后,非农业人口无需种地,凭购粮证即可在乡镇粮所按月购买国家供应的平价粮油,虽有粗粮、细粮比例之分,但价格低廉,不用看天吃饭,旱涝保收。人们形象地将这份由国家供应的口粮称作“吃国粮”。

那个时代,“吃国粮”的优势渗透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。红色的《户口本》、牛皮纸的购粮证以及全国和地方粮票是身份的象征;就业上,机关单位和企业招工优先录取非农业户口,端上“铁饭碗”就成了妥妥的“体制内”;寻找对象都自带光环,“吃国粮”的小伙在婚恋市场上格外抢手。这道户籍鸿沟也曾折散无数姻缘,最经典的莫过于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。田润叶是“吃国粮”的女教师,孙少安是扎根黄土的农民,户口差异像一道跨不过的坎,最终两人遗憾错过。在当年的鲁西南,女方是非农业户口、男方是农业户口而两人成婚的情况极少发生;但不少非农业户口的男子娶了农业户口的女子,按照政策,其子女户口只能随母亲,依旧是农业户口,享受不到非农业户口的各项福利。

为了跳出农门,吃上“国粮”,当时的年轻人挤破头寻找“农转非”的途径。最正规的途径有四条:一是考学。考上中专、大学就能自动转为非农业户口,是农家子弟最体面的出路。那些年,菏泽地区的小中专报考人数远超如今的公务员考试,因为初中学历即可报考,上两年或三年学,毕业后由国家安排工作,妥妥地“吃国粮”拿工资。火到什么程度?学生报考前必须参加全县统一的预考,通过后才能参加正式考试。因为火爆,不少成绩数一数二的学生宁愿不上高中也要上小中专,因此耽误了许多大学的好苗子。有的甚至复课几年当留级生也要考小中专。二是参军。在部队提干或转志愿兵,退伍后安置工作,顺利吃上“国粮”。三是招工。被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,直接转为非农业户口。四是接班。一般是接替父母一方退休后的岗位。因一个名额归属问题,兄弟姐妹闹矛盾的不在少数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,户籍政策也迎来了一轮“松动”。通过投资或购房直接转户口,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新途径。不少农家东拼西凑缴纳城市增容费,为孩子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口,就为了让孩子能“吃国粮”。但随着时代发展,粮食供应市场化,二元户籍制度逐步改革,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慢慢模糊。现如今,农业户口又成为一些地方的“香饽饽”,因为能划分宅基地、责任田,能参加集体收入分红,能享受相应补偿、补贴,比以前的非农业户口吃香多了。于是,有的人又想从非农业户口转回农业户口了。

如今鲁西南的年轻人,早已不知购粮证、粮本为何物,“吃国粮”这个土语,也成了老一辈口中的往事。但这个词从未真正消失,它藏在方言的褶皱里,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,见证着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。一句方言的落幕,恰是时代进步的最好证明。张长国

黑旋风得斧记

在中国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中,黑旋风李逵形象鲜明:头发如铁刷,面目狰狞,嫉恶如仇,侠肝义胆。他手持两把板斧,为梁山义军立下赫赫战功。这两把板斧的来历,有一段神奇的传说。

李逵是沂州(今山东临沂)沂水县百丈村人,小名铁牛,江湖人称“黑旋风”。他自幼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李逵力大如牛,每日上山砍柴换米度日。因他力气大,碗口粗的树用他的板斧,三下两下就能砍断。他每天砍的柴比别人多,斧子也坏得比别人快。他总想得到两把削铁如泥、永不卷刃的宝斧。

一天,李逵抡起早已磨了牙的斧子向一棵大树砍去,只听“喀嚓”一声,斧头断为两半。气得他双目圆睁,满脸通红:“这是什么板斧,真不顶用!”正生气时,身后传来一阵哈哈大笑。李逵回头,见一个白胡子老汉坐在石头上朝他笑。李逵火冒三丈:“你这糟老头,竟敢看我的笑话!要不是你年纪大,我真要揍扁你!”

老汉说:“揍我一个瘸腿老头子算什么本事?有能耐去打那些流氓恶霸、贪官污吏。”

李逵虽脾气暴躁,但心地善良。一听此言,顿感惭愧,赶忙上前赔礼道歉。走近见老汉一条腿流着血,忙问:“老伯,你的腿怎么啦?”

老汉说:“年纪大,爬山摔倒了腿。见你对斧子生气,觉得好笑,冒犯了。”

李逵说:“俺家贫穷,全靠斧子打柴为生。没了斧子,俺娘俩吃啥?”又问老汉家住哪里,要背他回去。

老汉指了指远处山背的小屋。李逵见山路崎岖,荆棘遍地,老人腿部受伤,不忍让他自己走,便执意背起老汉,朝小屋走去。

走了足足一个时辰,到了老汉家。屋内只有一张床,一张石桌和几个破碗。李逵掏出自己仅有的一个馒头放在桌上,向老汉告别。

回家后,母亲见儿子打的柴比往常少,又十分饥饿,问明原因,对儿子的做法十分支持。

第二天,母亲多做了饭,又找了些草药让李逵带上。李逵来到老汉家,伺候他吃饭、敷药,然后才去砍柴。从此日复一日,老汉的伤渐渐痊愈。

第二十天,李逵带着饭来到老汉家,却不见其踪影。忽然发现石桌上有张图,图上标着:屋后悬崖中间有块碾盘大的石头,石头下面有个洞口,洞里有两把闪闪发光的板斧。李逵心中一亮,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宝斧。他来到屋后,果然见一悬崖峭壁,深不见底,人根本无法下去。

他回到屋内,见老汉床下有一捆粗绳,赶忙拿来,一头拴在崖边大树上,一头系在腰间,顺势而下。洞里果然有两把板斧,斧刃宽平,寒光闪闪,可砍可劈,可砸可刺。他把板斧别在腰间,攀上崖顶。

上来后,老汉的房子竟不见了,耳边传来老汉的声音:“用这两把板斧去打那些流氓恶霸、贪官污吏。”李逵眼含热泪,顿时醒悟。

不久,李逵投奔梁山义军,挥舞着两把神斧,身先士卒,出生入死,成为梁山一员猛将。在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排名第二十二,上应天杀星,在十名步头头领中排名第五。当时的水泊梁山归属郓城县管辖,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不少与梁山好汉有关的故事,而“李逵得宝斧”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。

魏建国



斗鹌鹑



儿歌曰:“小鹌鹑,秃尾巴,我跟你去逮它。这边下了缠丝网,那边小哨吱吱响。逮个鹌鹑喂半月,鹌鹑惊得直炸窝。带到集上斗一场,赢了一斗红高粱;带到集上斗两场,断了翅膀断鼻梁。爷爷恼得直摔头,我给鹌鹑抹香油。”

民间视鹌鹑为平安顺遂的祥禽,“鹌”谐音“安”,“鹑”谐音“春”,斗鹌鹑暗合迎春纳吉、人兴家旺之愿。

斗鹌鹑是流行于北方、传承千年的传统民俗。以小巧鹌鹑为角斗士,于掌心竹笼间决胜,藏着市井闲情。它与斗鸡、斗蟋蟀并称“三斗”,因禽鸟小巧,便于携带、场地不拘,成为最接地气冬日消遣。此民俗源远流长,兴于唐,盛于宋,风行于明清。斗鹌鹑讲究“捕、养、驯、斗”四道功夫,透着老一辈人的耐心与智慧。

斗鹌鹑用野性未退的雄鹌,以头大、嘴锐、腿健、性烈为上。艺人以蛋黄、芝麻、小米精细喂养,控食、遛鸟、

调驯性情,数月成器。多在秋冬农闲时节,以竹筐、簸箕为擂台,两鹌入圈,争粟而斗。招式有扑、啄、锁、别,迅捷如电,点到为止,一啄分高下,不伤生灵。

斗鹌鹑名堂很多:斗几嘴后飞去俯冲再斗,称“云穿”;就地躺倒伸爪蹬跑对手,称“滚地龙”;有的狠命撕咬,称为凶狠斗士。鹌鹑一经斗败,便永不上阵。

斗鹌鹑是乡邻相聚的由头。腰间挂鹌鹑袋,村口围观斗战,喝彩声此起彼伏,胜不骄,败不馁,图个热闹,乐在心头。

如今,斗鹌鹑已褪去旧时浮华,成为传承民俗技艺、留住乡土记忆的文化载体。一只小禽,一方擂台,一段传承,藏着中国人对自然的亲近、对生活的热爱和骨子里的闲情雅趣。这份源自乡野市井的淳朴之风,在华夏大地上见证着岁月的悠长。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烧饼刘庄:灶膛烟火百年 刀光侠气犹存

在单县高老家镇有个以“烧饼”冠名的古村落,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。当时,刘氏家族从菏泽城北小留镇以东的村庄逃荒至此,初名刘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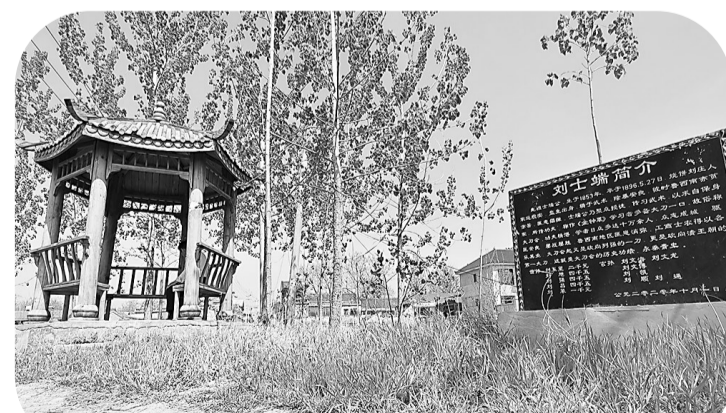
德国传教士在曹州建教堂,发展教众。官府处理民教冲突时多偏袒教民,引发民众不满。刘士端提出“兴华灭洋”“杀贼官”的口号,带领大刀会打击洋教势力,捣毁丰县、砀县、单县3县30多处天主教堂。此举引来清政府镇压。1896年7月7日,刘士端被曹县知县诱捕,后清廷下令将其杀害于曹州护城河畔。此后,大刀会部分会员转入地下,部分渡过黄河加入义和团。

如今的烧饼刘庄宁静质朴,芦笋产业带动经济发展。而刘士端和大刀会的相关历史,早已成为村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村民们时常讲述先辈的故事。那段波澜壮阔的反清斗争历史,是先辈为生存和尊严抗争的见证,虽岁月流转,却永不磨灭。文/图 通讯员 刘波 郭峰

大刀会创立后,以“自卫身家”为口号,与官府合作铲除土匪,刘士端因剿匪有功,深得官府倚重,威望极高。1895年,天旱少雨,麦收不佳。鲁西南几县民众在大刀会的旗下,聚集于安陵堆。刘士端身着戏服,自称皇帝。不久后,天降大雨,旱情解除,民众随之散去,便留下了“安陵堆拉大



刘士端故里



刘士端纪念馆



刘士端墓

